

孤独的流浪汉

著者/西默农 译者/辛土 亚耘



梅格雷探案

I564.45
X06K



孤独的流浪汉

著者 西默农 译者/辛土 亚耘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MAIGRET ET LE CLOCHARD

根据法国 Presses de la Cité 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海·派”

孤独的流浪汉

[比]西默农 著

辛 土 亚 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5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88,000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500 册

ISBN 7-5327-0530-7/I·244

定价：2.25 元

第 一 章

从奥尔费弗尔滨河街到玛丽桥这段路上，梅格雷愣神过片刻，好在时间很短，连和他并肩行走的拉波安特侦探也没注意到。然而，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也许一秒钟还不到，探长回到了他同伴的年龄。

毫无疑问，探长身上的这种反应和空气的质量有关，和空气的亮度、气味和意趣有关。他曾经历过跟今天一模一样的上午，那会儿，他还是个年轻的侦探，刚被派到巴黎司法警察局——是巴黎人还管司法警察局叫保安局的时候——在公共道路监察处供职，从早到晚在巴黎的各条马路上转来转去便是他的职责。

虽说今天已经是三月二十五日了，却是今年第一个真正的春天，天空无比纯净，因为昨天夜里远处雷声隆隆，这里下过一场大雨。梅格雷刚刚把他的大衣放进他办公室的壁橱里，这也是今

年第一次。阵阵微风不时把他没扣钮扣的外套吹得一鼓一鼓的。

由于他想起了那些往事，所以他的脚步也不知不觉地迈得和从前的速度一样——不紧不慢，既不象一个对街上发生的大小事情都会驻足观望的无所事事的人，也不象匆匆赶往目的地的行人。

他背着双手，环顾四周，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再看看天空，把映入眼帘的一景一物记录下来，他已经很久没有注意那些景色了。

路程很短，他们无需乘坐停在司法警察局大院里的黑色小汽车，他俩沿着塞纳河步行。他们经过巴黎圣母院前时，惊飞了广场上的几只鸽子，广场上已经停着一辆从科隆来的黄色旅游客车。

过了铁制步行桥后，他们来到了圣路易岛^①，梅格雷瞥见一扇窗前有个身穿制服，头戴白色花边软帽的年轻女仆，看上去她好象来自巴黎林荫大道的某个寓所。稍远处有个正在卖肉的小伙子，他也穿着制服，一个邮递员从一幢楼房内出来。

早晨刚刚吐出的枝芽，给树木缀上了一片嫩绿。

“塞纳河水还是涨得那么高，”拉波安特象发

① 巴黎塞纳河上的岛，在巴黎旧城西岱岛的上游。

现了什么似地说，他还没有说过话呢。

这倒是真的。一个月来，雨几乎下个没完，只是偶尔停过几个小时，电视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这些镜头：一条条湍急的河流，一些城市和乡村的路面上积水成河。泛黄的塞纳河水顺流冲走各种垃圾、破旧的货物箱及树枝。

他俩沿着布尔邦滨河街，从容不迫地一直走过玛丽桥，他们能看见下游停着一条淡灰色的驳船，船首标着一个船运公司的红白相间的三角。这条船叫“布瓦图号”，一部吊车正在吊卸装满船舱的黄沙，吊车沉重的咯咯声与市内的喧闹汇成一片。

另一条驳船停泊在桥的上游，与先前那条驳船相距五十米左右。船身仿佛在早晨被擦洗过似的，显得非常干净，一面比利时国旗在船首悠悠飘荡，在白色的船舱旁边，一个婴儿在一只形似吊床的帆布摇篮里安然熟睡，一个身材很高，长着淡金黄色头发的男人正瞅着码头的方向，象是在等待什么。

船名“德·兹瓦尔特·兹瓦昂号”是用金黄色字母写的，是一个佛兰芒语名词，梅格雷和拉波安特都不知道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再过两三分钟就到十点了。他们到了塞勒斯坦滨河街，刚踏上步行桥走向码头时，一辆小汽车

停下了，里面跳下三个人之后，车门“啪”的一声关上。

“瞧！同时到达……”

他们也是从奥尔费弗尔滨河街^①来的，不过，是来自那幢大楼专为法官们保留的那一层楼，那个地方更令人肃然起敬。这三个人中一个是代理检察长帕兰，一个是法官唐特齐日尔，还有一个是老书记官——梅格雷见过他数百次，可就是从未记住过他的名字。

行人都在走向自己的目的地。一些孩子在对面人行道上玩耍着，他们才不会想到这是检察院的人在察看现场呢。在这个晴朗的上午，这样的现场调查丝毫没有肃然的氛围。代理检察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烟盒，习惯地递给嘴里衔着烟斗的梅格雷。

“噢，对了……我忘了……”

他瘦长个儿，一头金发，仪态高雅，探长又一次想到：此人不愧为是一位检察院的专家。法官唐特齐日尔是个圆滚滚的矮个子，衣着相当随便。预审法官当中各种类型的人都有。为什么检察院的人多少总有些象部长办公室里的官员呢？那些专员、随员之类的人物风度翩翩而又装腔作势，经

① 巴黎司法警察局和法院的所在地。这两个机构在同一幢大楼办公，法院在最高一层。

常摆出一副倨傲的姿态。

“我们过去好吗，先生们？”

他们走下人行桥，踏上高低不平的河岸，来到靠近那条驳船的河边。

“就是这条驳船？”

梅格雷对此案的了解并不比他那些同伴们多。他是在每天的值班记录簿上看到报告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昨晚所发生的事情。半小时之前来了一个电话，请他和检察院的人一起去现场查看。

这种事不会使他厌烦。他再一次走进了他经历过数百次的那种场合和环境。五个人一起朝那条机动驳船走去，一块踏板从船上伸到岸边，那个长着金发的高个子船员几步迎上前来。

“您把手伸给我，”他对走在最前面的代理检察长说。“这样更稳当些，不是吗？”

他的佛兰芒语口音很明显，脸部的轮廓非常突出，眼睛清澈明亮，手臂粗壮，他的动作会使人想到他们民族的自行车运动员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现的举动。

这里，那部正在吊卸黄沙的吊车的噪音更响了。

“你叫约瑟夫·冯·乌特吗？”梅格雷瞥了一眼一张小纸条后问。

“约瑟夫·冯·乌特，是的，先生。”

“你是这条船的船主？”

“那自然啰，先生，我是船主，船主还会是其他人吗？”

A 船舱里腾起一股菜肴的香味，梯子下面的舱底铺着印花漆布，只见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在来来去去。

梅格雷指着摇篮里的婴儿问道：

“这是你的儿子？”

“不是儿子，先生，是女儿。她叫约朗德。我的妹妹也叫约朗德，她就是教母……”

代理检察长帕兰示意书记官作记录，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介入他们的谈话了。

“给我们说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好吧！我把他从河里救了起来，另一条船上的老大帮了我一把……”

他指着“布瓦图号”，船尾有个男人倚着船舵正瞧着他们，象是在等待他们去询问他。

一艘拖轮鸣响了好几声汽笛，拖着四条驳船缓缓地逆流而上。每一条驳船从“德·兹瓦尔特·兹瓦昂号”旁边经过时，约瑟夫·冯·乌特都要举起右手向对方船主致意。

“你认识溺水者吗？”

“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你的船在这个码头停泊多久了？”

“昨晚开始停在这儿的。我从热蒙^①来，装板岩去鲁昂^②……我打算穿过巴黎，停在絮伦^③ 船闸过夜……我突然发现马达有些不对劲儿……我们这种人可不爱在巴黎市中心过夜，你理解不？……”

梅格雷看见远处桥洞下有两三个流浪汉，他们当中还有一个胖得出奇的女人，他觉得自己似乎见过她。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人投河了？”

“我不这样认为，先生。如果他是自己跳河的话，那另外两个家伙来干什么呢？”

“是在几点钟？你当时在哪儿？你把晚上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详细地告诉我们吧。你的船是在天黑之前一小会儿停靠码头的吧？”

“是的。”

“你是否注意到桥洞里有个流浪汉？”

“那些人可没人去注意。桥洞里几乎永远有流浪汉。”

“后来你干什么了呢？”

① 法国诺尔省属下的一个市镇。

② 法国西北部重要港市，在塞纳河下游。

③ 法国上塞纳省属下一个区府的所在地，在塞纳河流域，

“我们吃晚饭，于贝尔、安娜克和我……”

“于贝尔是谁？”

“是我的弟弟。他和我一起在船上干活。安娜克是我的妻子。她姓安娜，可我们都管她叫安娜克……”

“后来呢？”

“我弟弟换上漂亮的衣服后，上岸跳舞去了。这是他这种年龄人的乐趣，不是吗？”

“他多大了？”

“二十二岁。”

“他在船上吗？”

“他去买食品了，马上就回来。”

“晚饭后你在干什么？”

“我去修理发动机。我很快发现有一处地方漏油，我立即进行了修理，因为我本打算今天早晨开船。”

他眨巴着眼睛——可以这么说——用那些还不习惯同司法部门打交道的人所具有的疑虑的目光——打量他们。

“你是什么时候修好发动机的？”

“昨晚没有干完。发动机是我今天早上才修好的。”

“你是在哪儿听见呼喊的？”

他搔搔脑袋，看了看前面洁净发亮的宽畅的

甲板。

“起先，我上来抽过一支烟，也是为了看看安娜克睡了没有。”

“是几点钟？”

“十点左右……我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

“她睡着了吗？”

“睡着了，先生。小女孩也睡着了。有几个晚上她哭闹不休，因为她开始长牙了……”

“你又回去修发动机了？”

“肯定是的……”

“船舱里没有灯光？”

“没有，先生，因为我妻子已经睡着了。”

“甲板上也漆黑一片？”

“那当然。”

“后来呢？”

“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听见一辆汽车的马达声，象是一辆小汽车，在离船不远的地方停下了。”

“你没有走出来看看？”

“没有，先生。我干吗要去看个明白呢？”

“说下去吧。”

“过了一会儿，只听到扑通一声……”

“象一个人掉入塞纳河的声音？”

“是的，先生。”

“于是？”

“我爬上舷梯，头伸出舱口朝外看。”

“你看见什么了？”

“两个男人朝小汽车奔去……”

“这么说，那确实是一辆小汽车啰？”

“是的，先生。一辆红色的小汽车。是标致403型的。”

“当时光线亮得你可以看清那辆汽车？”

“河边的护墙上正好有一盏路灯。”

“那两人什么模样？”

“矮的一个穿一件浅色的雨衣，肩膀很宽。”

“另一个呢？”

“我看得不清楚，因为是他先钻进汽车的。他迅速发动了汽车……”

“你没记下号码？”

“什么号码？”

“汽车牌照上的号码。”

“我只记住上面有两个9，最后两个数是75……”

“你是什么时候听见呼叫声的？”

“汽车开动时……”

“换句话说，那个人被扔进河里后过了片刻才呼叫的？否则你应该更早一些就听见他呼叫了是吗？”

“我想是的，先生。夜晚要比现在安静。”

“当时是几点钟？”

“已过午夜……”

“桥上有行人吗？”

“我没有朝上面看……”

护墙上方的码头上，有几个行人已经在驻足观望了，他们好奇地看着船甲板上这几个正在商量什么事情的人。梅格雷觉得那几个流浪汉似乎朝前移动了几米。那部吊车还在吊卸“布瓦图号”货舱里的黄沙，把黄沙卸在一辆辆依次排列在边上的卡车上。

“他呼叫的声音很响？”

“是的，先生……”

“他怎么个呼叫法？是在呼救吗？”

“他叫喊着……后来再也没有声音了……后来……”

“你怎么样呢？”

“我跳上平底小船，解开缆绳……”

“你看见了那个溺水者吗？”

“没有，先生……我没有立刻看见……‘布瓦图号’的船主想必也听到叫喊声了，因为他一面在船上奔跑，一面用船篙想钩捞什么东西……”

“继续往下说……”

看来这个佛兰芒人在尽最大的努力叙述了，

他的额头已经沁出了汗珠。

“那儿！……在那儿！他说。”

“谁说？”

“‘布瓦图号’的船主。”

“你看见水里的人了？”

“他在水里时隐时现……”

“因为他开始下沉了？”

“是的，先生……他的身体顺流而下……”

“你的平底小船也顺流而漂吧，我猜想？”

“是的，先生……那位老兄跳进河里……”

“‘布瓦图号’的船主？”

约瑟夫叹了一口气，他一定觉得他的几位提问者有些迟钝。对他来说，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在他一生中，类似的场面他一定经历过好多次了。

“你们两人一起把他救起来了？……”

“是的……”

“他怎么样了？”

“眼睛还睁着，到了平底小船上，他开始吐了……”

“他什么也没说？”

“没说，先生。”

“他看上去很惊恐吗？”

“没有，先生。”

“他的神情象什么样子？”

“什么都不象。后来，他一动不动，水还在从嘴里往外淌。”

“他一直睁着眼睛？”

“是的，先生。我当时以为他已经死了。”

“你设法抢救过吗？”

“我没有，先生。不是我。”

“是你‘布瓦图号’的朋友抢救的？”

“不是。桥上有个人在喊我们。”

“这么说玛丽桥上有个人啰？”

“当时的确有一个人的，是的。他问我们是不是一个溺水者。我回答是的。他大声说他去叫警察。”

“他去叫了？”

“肯定叫了，因为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

“那时已经在下雨了？”

“我们把那个人弄到甲板上时，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还打雷。”

“在你船的甲板上？”

“是的……”

“你的妻子醒了吗？”

“船舱里灯已经亮了，安娜克披了一件大衣，正瞧着我们。”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血的？”

“是在那人平躺在船舵旁边的時候。血是从他脑袋上一个裂口内流出来的。”

“一个裂口?”

“是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叫的……”

“那两个警察是立即赶到的?”

“几乎是立即赶到的。”

“那个叫警察的过路人呢?”

“我没有再见到他。”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先生。”

在上午的日光下想象茫茫黑夜中的那一幕,得花些努力才行。约瑟夫·冯·乌特竭尽全力叙述当时的情景,他搜索枯肠,寻找字眼,好象不得不把佛兰芒语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过来。

“你一定知道那个流浪汉在被扔进河里之前,脑袋上已经挨了一家伙了吧?”

“这是医生说的。一个警察去找来了医生。随后来了一辆救护车。那个受伤的人一抬走,我就冲洗了甲板,因为上面有一大摊血……”

“依你所见,那事是怎么发生的?”

“我可不知道,先生。”

“你对那两个警察讲了……”

“我只讲了我的看法,不是吗?”